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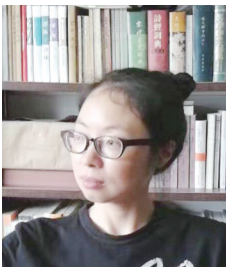
物语星思 罗光成专栏



罗光成

罗光成，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理事、南陵县文联主席。作品见《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散文百家》《雨花》《人民日报》等。出版专著多部。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湘震网视 寇研专栏



寇研

寇研，作家，出版《思奔》《大唐孔雀》《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等作品多部。

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



纪永贵

纪永贵，笔名槐下牵牛郎，文学博士，池州学院教授，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业余爱好旧诗、书法与垂钓。

那时，我在离县城三四十华里的乡村中学任教。有天，乡邮员送来一封信，县教委寄来的，邀我参加在县城召开的全县中语教研会。

匆匆吃过午饭，安排好教学事宜，骑上自行车，沿着坎坷的山道，直奔小镇车站。当年，客车是国营的，公路是沙石的，班车是很少的，乘车是困难的。一点半钟，听到隐隐的车声，我们刷冲出简陋的小站，冲向公路旁。车来了，远远地喘着粗气卷着尘灰来了。看得见里面是密密的针插不进的黑压压的乘客。我们面向客车，举起手臂，配合着嘴里的呼喊，脸上带着讨好的神情。然而，司机同志或许根本没在意我们，破旧的客车“嘀爹——”地一声长叫，卷扬起满天的黄尘，加速而去。三点来钟，第二班车来了。车厢里依然是黑压压的一片。在我们一再地阻挡下，车慢慢地停下，可车门就是不开。司机伸出头对小站唯一的站长兼售票员说：下两个，最多只能上两个！小站站长兼售票员一面点头，一面

公元700年，武则天七十六岁了。女皇垂暮，不再如以往那般铁腕，反倒多了些长者的慈悲。接连几场大病之后，或许预感自己时日不多，武则天不再像从前那般勤勉政务，她开始享受生活。女皇派人专门修葺了一幢奉宸府，作为诗歌沙龙的钦定地点。

太宗、高宗时，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备受两位帝君赏识，曾为两朝重要的宫廷诗人，并创造了名极一时的“上官体”。如今，数年过去，在武周一朝，上官婉儿承祖父衣钵，一颗诗坛新星冉冉而起。

四朝元老张说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追述了则天朝后期种种文化活动，以及上官婉儿的参与：“每务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歌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惟圣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协赞者也”。“奥主”即上官婉儿。这类文艺活动的流程简言之：女皇命题，群臣赋诗，婉儿协助女皇评诗、判诗，列出上下，奖掖优秀。

奉宸府内，上官婉儿是天然的诗歌裁判。虽没有留下具体史料，也约莫能猜出诗歌沙龙组织者的人员构成。女皇

对大家说：不要挤不要挤，按号头，只上两个！我看看票，是二号，心里踏实了。可就在车门打开的一刹那，拥挤的人群呼地一下，在车门前挤成了一个凝固的人团。人团在内外压力的作用下，坚定而缓缓地收缩着。等到在司机和小站售票员一声声呵斥下人团散开时，车上已挤进了三个人，有一个人的半个后背还在门外。我急得把票递向售票员和司机，但售票员和司机这下都没了办法；我又拍拍那个后背露在车外的人，想请他让一下我行不行，我有急事。可他在挤压中艰难回过来的那张憋得通红的脸，让我很不忍心请他让我。就这样，我无奈地望着又一批客车在尘土飞扬中向着我急需赶往的县城方向颠簸而去。

等待着。焦虑着。一会儿坐在椅子上，一会儿跑向路边张望。四点多钟，隐隐地，车声响了。这是最后一班车了，如果再乘不上，今天就赶不到县城了。所有的旅客都跑到了路边，有的干脆站在马路上，迎着车来的方向，引颈瞭望。

风暴前夕

宠爱的张氏兄弟坐镇主持，婉儿协助，太平公主客串。武则天由得他们去折腾。

可是，流言四起。说奉宸府打着文艺沙龙的幌子，实则花天酒地、尊卑不分。外庭官员也开始介入，上疏要求整改奉宸府。

那就改吧。在武则天的授意下，张氏兄弟开始领衔编书，书名《三教珠英》。三教，即儒、释、道，此书意为集萃三派思想的精华。编书工程通常浩大，得需召集一批学者常驻奉宸府，于是乎，大量的文士学人被引进张氏兄弟的人才储备计划中。

这一来，便又有人从编书事体中嗅到了危险。当年的秦府十八学士，武后的北门学士，太子贤为《后汉书》做注的学者班子，等等，凡想在宫廷政治掀起风浪的，都是从编书起步。张氏兄弟周围集结的文人，引起了一批老臣的警觉。

长安元年(701)，张氏兄弟在武则天面前打了个小报告，说李重润和永泰公主夫妇在背后嚼他哥俩舌根，具体如《资治通鉴》载：“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

这一次，实在是运气不错。车里的乘客不多，小站上所有欲往县城的旅客，塞塞挤挤，全都挤上了车子。

车子在沙石公路上颠簸，车厢里满是沙尘。但心终于轻松下来，尽管迟了些，但还不至于耽误事情。车子行驶了十七八华里。我突然看到一点半钟从小站驶过喊也喊不停的客车，竟抛锚在路旁。司机手握工具，一会儿钻进车底鼓捣，一会儿掀起车盖敲打，而客车就好像一头倔脾气的牛，趴窝在那里，就是一声不吭。我们的车快乐前行，行到离县城不到十来华里，下午两点多钟驶过小站的第二班车竟也趴窝在了路旁……再行不出五里，就见到一群人急急地沿着公路走向县城。原来，车修不好也发动不了，乘客们只好弃车咬牙步行了。

结果，我们乘坐的最后一班车，却最先顺利到达了县城。当时，我只是对自己幸亏坐的是这最后一班车而感到庆幸。而后来却常想，这乘车，是不是也折射出人生的一些玄机呢？

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

武则天太知道这类流言的后果，那不是直接把这两个小家伙送上死路？慈祥了一阵的女皇，这次动了雷霆之怒，她逼迫自己的嫡孙李重润、嫡孙女永泰公主以死谢罪。

本出于护犊子心切，但武则天的处理方式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仅一个小报告，张氏兄弟就轻轻松松铲除了一个皇子一个公主，要知道李重润可是当朝太子李显的嫡子，将来皇位的继承人啊。前以编书名义培植羽翼，后又借女皇之手杀李唐后人，原以为只是以色相事人、没脑子的男宠，蓦然间崛起，在武则天生命末期发展为不可小觑的夺嫡势力。

朝堂内外为之震动。李唐老臣们不得不钦佩狄仁杰、狄国老的先见之明。

狄仁杰去世时曾留下两则遗言。其一，关乎梁王武三思，“梁王三思尚掌权，可先收而后行也。不然，则必反生大祸。”其二，关乎二张兄弟，“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所谓“盛事”，指神龙政变。行动目标：清君侧，除二张！

脂三本

翻印了这本书。但是，胡适去世前，将此书送到他的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据说，近年已被上海图书馆购回。

这就是“甲戌本”，因第一回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的批语而得名，也是发现带有“脂批”的第一个本子。胡适认为这个甲戌年是乾隆十九年(1754)，而这一年离曹雪芹去世还有整整十年，可见此本是多么重要。甲戌本是个残本，存十六回，最后一回只到第二十八回。书上的批语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如第一回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还有关于秦可卿的“秘闻”等。此本在书前还有一篇《凡例》五条，而程本开头的那段“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白云……”只是其中的第一条。这个本子的突然出现，为红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敦煌宝库”似的大门，至少为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提供了佐证。

1933年胡适在徐星曙处看到一个新抄本，共有七十八回，缺少第六十四、六十

七两回。因此本上有“庚辰秋月定本”而得名“庚辰本”，各册卷首都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字样。这个庚辰年被认定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一年离作者去世还有三四年时间。书上有两千多条批语，第十一回之前没有一条批语。朱笔批语全部集中在第十二回到第二十八回。因为它的正文有七十八回之多，所以今天《红楼梦》“杂烩本”的底本大多选用它。

1959年有人发现一册《石头记》残抄本，1975年经专家认定，它是“己卯本”早年散失的部分，实存四十一回零两个半回。因第四册首页有“己卯冬月定本”的字样故称“己卯本”。这个己卯年比庚辰年早一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今，已发现各种脂本十多种，情况复杂。专家认为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这三个本子最为重要，被称为“脂三本”。

诗曰：
忽从天上掉新篇，细看无缘说有缘。
若许梦中逢作者，问他甲戌是何年。